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回 證禪關菩提三指覺 施武勇僧俗兩傾心

卻說洪一鶚日在內閣辦事，這日正在退班之期，卻好吉慶和近因感冒假期未滿，洪一鶚就約同吉慶和上街閒逛，兼著去看褚飛熊。二人在街上閒遊了一會，便去褚飛熊寓所，卻值褚飛熊從外面回來，彼此見著皆道相巧之至。坐談一刻，褚飛熊問道：「近日外間謠傳，湖北有土匪鬧事，勢甚猖獗，已攻陷好幾州縣。二兄日在內閣，信當比外間靈通，該省督撫曾有警報進京麼？」洪一鶚道：「怎麼沒有？昨日還奉上諭，著該督撫妥速就近挑選精銳，前往剿捕，毋任賊勢蔓延呢！」褚飛熊道：「二位老哥看這土匪光景，有無蔓延之勢麼？」吉慶和道：「如可剿捕得力，彼不過烏合之眾，不難殲除。否則亦說不定。」洪一鶚道：「在小弟看來，蔓延定了。天下承平已久，民不知兵，守城各營兵丁半多老弱充補，就如各處防營兵力，亦甚單薄。加以統帶員弁雖係從前宿將，無如時勢不同，在前各統帶官皆繫年富力強，且無室家之累，奮力攻打，收效不難。現在功成名就，妻妾子女各有所戀，平日又頹養慣的，再教他徵討去，如何耐得這個辛苦！至於那些營勇，坐領一分餉銀，終日的又不勤訓練，國家雖有閱兵之典，等到臨時略一操演，只要外面好看，糊得過去也就算了。所有閱兵大臣，外省的皆是督撫，大半不諳韜略，到看操的時候，也只要軍容茶火，得其外觀，就可以覆命無事。所以到那有事之際，一聞警報便如迅雷之不及掩耳，舉止失措，倉卒從軍，以致匪欲鴟張，剿滅不易了。」褚飛熊道：「老哥所言卻中時弊，但望這一起賊匪指日殲除，生靈早免涂毒，不然這遺害是無窮的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老哥愛惜蒼生，已見言表，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耳，可歎，可歎！」洪一鶚道：「事難預料，若果賊勢猖獗，進致蔓延，弟當與老哥同保褚兄，俾顯生平之志。」褚飛熊道：「老哥雖有此願，其如小弟無此福命，奈何？」

吉慶和道：「小弟屢聞人言，此間朝陽門外，有一水雲庵，庵內有位禪師，法號警覺，道高德重，年過九旬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弟久思往謁，靜叩終身。今日正值清閒，何不同去那裡一訪？」洪一鶚道：「既有如此高僧，小弟也要去問一問，褚兄不可固卻。」說著拉了就走。三人出了朝陽門，先問明路徑，約走了五六里路，但見一帶高岡，卻是從遠山拖下來的，滿岡上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樹，岡下一帶清流環繞。下得岡來過了一道小橋，便見翠森森的一座茂林之內就是水雲庵了。不過一會走到水雲庵門首，卻是一座小小山門。進得山門，便是彌勒佛像，轉過背面卻是韋馱尊者。穿出來一座小橋，橋下水聲漱玉，是從前溪流轉來的。過得小橋一條莓苔石徑，兩下松柏交加，早有一個小僧笑迎出來，說道：「吾師早知三位貴人降臨，特令小僧在此恭迓，就請貴人去方丈。」

那警覺禪師已拄著一根龍頭藤杖在門首佇立。但見他骨格生得清臞，形容蒼古，霜眉覆目，雪發盈頭，不須問偈談禪，已識道高德重。三人上前合掌施禮已畢，敘次而坐。侍者送過茶，警覺師微笑道：「今日何幸三位貴人到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弟子等因慕老禪師道，特來參謁，要求指示迷途。」那禪師道：「洪施主與吉施主艱難險阻早已備嘗，現在是一位詞林，一位內閣，不數年即當位極人臣。褚施主以後功名亦非等閒可比，但須依洪施主共建功業，不能獨創獨行，皆係遠大前程，可喜可喜。」

褚飛熊又問道：「近聞土匪猖狂，不知何日才能平定？」那禪師道：「老僧世外閒人，不問紅塵之事。既承下問，老僧有一偈語，聽我道來：『楚尾吳頭，群獸角逐，健翻摩天，一獸降服。』諸位皆明達之才，自可領會。」

三人聽了只是不解，洪一鶚道：「弟子等愚魯不才，實難解悟，還乞老師明白指教，得領真言。」那禪師道：「此係天機，不可洩漏，以後自應便了。」三人又問：「弟子們壽緣結果如何？尚求指示。」禪師道：「如日之升，不必計此，但存一好生之心，何愁不享大壽。數年之後洪褚二位與我尚有一會之緣，彼時自然明白。」當下即招呼侍者，將知客師請來，陪三位貴客午面。三人固卻，禪師道：「還有話說，不必推辭。」說罷，垂眉閉目，寂然不言，三人亦不敢再問。少刻知客師進來，各問了尊姓。

一會子吃過素面，那知客師便向洪一鶚褚飛熊道：「小僧觀二位英氣逼人，武藝諳俱精妙。」二人齊道：「弟子雖曾從師學習，只恐未精。」知客師道：「但不知二位精於何術。」褚飛熊道：「俱曾學過，覺得短兵相接莫妙於劍，臨陣交鋒莫過於槍，其餘兵器總不過乎此。」

知客師喜道：「若非慣家，不能知此中奧妙，必定精專於此了。小僧亟欲一觀妙技，不知尚肯賜教否？」褚飛熊道：「正要求老師指點，只是未曾帶得佩劍，且於老師前不敢放肆。」知客師道：「這是英雄分內之事，一試何妨！若雲無劍，小僧現有一口，但恐不合貴手。」說著，便教侍者將劍取來。少刻侍者把劍取到，知客師雙手遞上，褚飛熊接過來，將劍抽出看時，見刀長二尺四寸，按二十四氣盤列八卦，背嵌七點金星，上有「古定」二字，光華奪目，冷氣侵人。褚飛熊贊道：「真好劍，的係幹將莫邪一流。」知客道：「請一試試。」褚飛熊再三謙讓，先請老師賜教。知客師不肯佔先，一定要看褚飛熊劍法，洪一鶚道：「老師吩咐，就是吾兄先試罷。」

褚飛熊說了一聲告罪，便將衣服撩起，右手捧劍，放開腳步，先演幾個解數，慢慢使開身法，把平生劍術施展出來，但見一片寒光罩體，無半點滲漏。那知客師看到妙處，不禁撫掌大笑道：「真得劍家秘術。」褚飛熊舞罷又道：「還求老師指教。」知客師道：「小僧也曾見過幾人劍法，不過婺休一派，總不及施主高妙的。」說罷又請洪一鶚演試。洪一鶚不推辭，向褚飛熊手裡取過劍來，撩衣起舞，極盡平生所學，舞到妙處，恍如一道白虹環繞身體，與褚飛熊不相上下。洪一鶚舞罷放下劍來說道：「真是雷門布鼓，慚愧之至。」那知客師道：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洪施主可謂文武全才矣。」洪一鶚道：「弟子等不敢違命，均已獻醜，老師尚肯賜教否？」那知客師接劍在手道：「只恐多時不試，未免荒疏，幸勿見笑。」說著將劍望空一擲，使個身法用手接著，展開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數，使得如飛星掣電，兩道寒光射得人眼花撩亂。

洪一鶚褚飛熊看得出神，極口稱贊不迭。那知客師舞罷笑道：「二位施主勿笑。」洪一鶚褚飛熊齊道：「老師神技，弟子萬不及一。」那知客師一面謙遜，一面笑道：「劍法是高妙極矣，但不知二位槍法是那一派傳授的？」褚飛熊道：「雖是少林一派，竊恐未得真傳，老師諒必盡其神妙。」

那知客道：「這未必見得，但所習卻是一派，今再同施主演幾路何如？」褚飛熊道：「實欲求教，恐不足與老師交手。」那知客師道：「操演武藝，這卻何妨。」因命侍者取兩根竹竿，各執一桿，褚飛熊又道：「凡有疏漏之處，求老師不吝教誨，使弟子得領真傳。」那知客師道：「彼此較正才是。」當下二人走離有百步遠近，使開解數，正如兩條青龍，翻江攪海一般，直舞得滿空亂落梨花，遍體紛飛瑞雪。兩下交手有一二十合，那知客師止住道：「已盡知施主武藝，不必再試了。」吉慶和在旁看見，雖不知其妙，想臨陣交鋒，亦不過於此也，大贊不止。洪一鶚道：「褚兄槍法精純，令小弟傾倒百拜。」

那知客師道：「褚施主既已領教，洪施主尚肯不吝一較？」洪一鶚道：「有褚在前，弟子已不敢相望，況老師神妙莫測，何敢班門弄斧麼？」吉慶和插口說道：「洪賢弟既承老師諄問，何妨一獻其技，即有破綻，尚可請老師指教。」洪一鶚只得取過竹竿，與那知客師對舞了一回，自知不是對手，趕著收了槍法，慚愧說道：「技藝生疏，務求指示。」那客師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小僧直言，洪施主槍法卻不如褚施主之精，而劍法則不相上下。」說著就執著褚飛熊手道：「褚施主技勇如此，取功名如拾芥矣。」

又道：「武當一派稱為內家，然終不如少林外家之妙，褚施主已得真傳，可敬可敬！洪施主雖盡美，而鉤欄格架亦甚靈捷，略加操演便純熟。」洪一鶚道：「老師之言敢不遵命，惟求俯賜教誨，俾弟子有所遵循。」那知客師大喜道：「足見好學，小僧就遵命放肆了。」說著就取竹竿盤旋上下舞了一會，真是神化莫測，吉慶和見了只是伸咂嘴舌，贊美不已；洪一鶚卻自始至終，細細領會此中的奧妙。

那知客師舞罷，洪一鶚取了竹竿，照著剛才的妙法，學演了一會，那知客師贊道：「洪施主真明達人也，只小僧演了一遍，便試得一點不差，從此可稱褚洪雙絕了。」

洪一鶚便謝了知客師的教法。只見警覺禪師復開眼說道：「洪貴人指日位極人臣，這口古定寶劍可即相贈，以助他一臂之力。」那知客師唯唯應諾。隨時將古定七星劍雙手遞上道：「此劍藏之已久，家師原說待貴人相贈，今遇施主，他日建立功業，仗此寶劍居多，幸即珍藏，勿稍輕褻。」說罷便遞過來。洪一鶚接在手中，先望警覺禪師恭恭敬敬的道了謝，又望那知客師道謝已畢。又聽警覺禪師說道：「吉貴人此去一路榮華，但不可過存奢望，急流勇退便是知機，褚洪二位三年之後尚有難，然不過百日之災，彼時自有解救，所望好生之心不可拋卻，自然福壽綿長，前程遠大，老僧有厚望焉。」三人齊道：「承老禪師諄諄告誡，弟子等當刻刻謹遵。」說罷才合掌告退，知客師送出方丈門首，便道：「恕不遠送了。」三人又合掌告辭而去。沿路之上說：「這禪師竟是一尊羅漢，可惜無暇，不能常來求他指教。」吉慶和道：「他剛才所贈之劍，我是門外漢不懂，照這老禪師說，光景是不壞，你們二位是個識者，究竟好不好呢？」褚飛熊道：「怎麼不好，的係寶劍所罕有之物，洪兄得此可謂意外之遇矣。」

三人一路談來，不知不覺已進了朝陽門，於是分頭各回寓所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